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七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七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七一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三魚堂四書集註大全四十一卷(二)

〔清〕陸隴其輯
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嘉會堂刻本

.....

三魚堂四書集註大全四十

一卷(二)

〔清〕陸隴其輯

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嘉會堂刻

本

中庸或問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為

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

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

謂在中之義朱子曰在中是言在裏面底道理未動時恰

在中矣非以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

子所謂中之道也道以由行見形句諸行去事各得其中

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獨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

中庸大全 或問

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法聲下事之中也故

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

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

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

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

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

所偏倚也新安陳氏曰此以不偏不倚與無過故程子又

曰言和則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

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

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體

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朱子曰未發之中是

體已發之中是用○格菴趙氏曰未發之中只可言不偏不倚却下不得過不及字及發出來此事合當如此彼事

合當如彼方有箇恰好○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準則無太過不及處

而子以為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

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

但謂之不易則必要平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

中庸大全 或問 二

驗於今之無所詭沾安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

也朱子曰譬之飲食五穀是常自不可易若珍異不常得之物則可暫一食焉能久乎○北溪陳氏曰程子以不

易解庸字亦是謂萬古常然而不可易但其義未盡不若平常字最親切可包得不易字蓋天下事物之理惟平常

然後可以常而不易若怪異之事人所罕見况中庸之云但可暫而不可常耳平常不易本作一意見

上與高明為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新安陳氏曰極高明而道中庸是中

庸與高明對君子中庸小人無忌憚者反中庸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

形音夫雖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為

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為淺

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

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

汗音鳥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

於堯舜之禪時戰反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

平常矣朱子曰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

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謂堯舜禪授湯武放伐皆聖人非常之變而謂之平常何也曰堯舜禪授

湯武放伐雖其事異常然皆是合當如此便只○曰此篇是常事如伊川說經權字合權處便即是經

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乃不

中庸大全 或問 三

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精新安陳氏曰未

發之中乃古人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又所未言之精義

有平常之意焉則比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

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

朱子曰中庸該得中和之義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心庸該得和○以性情言之謂之中和以理言之謂之中庸其

實一○曰張子之言如何張子曰學者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

明曰其曰須句句理會使其言互相發明者真讀書之要

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曰呂氏為己為人之說如何字

去聲下為人同。○藍田呂氏曰：為己者，心存乎德行而無意乎功名；為人者，心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後世有未及乎為人而濟其私欲者，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則語之而不入，導之而不行，教之者亦何望哉！聖人之學，不使人過不使人不及，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為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其學固有序矣。學者蓋亦用心於此乎？用心於此，則義理必明，德行必脩，與夫自輕其身，涉獵無本，微幸一旦之利者，果何如哉！曰：為人者，程子以為欲見知於人者是也；呂氏以志於功名言之，而謂今之學者未及乎此，則是以為人為及物之事而涉獵微幸以求濟其私者，又下此一等也。殊不知夫子所謂為人者，正指此下等人爾。若曰未能成己而遽欲成物，此

中庸大全

或問

四

特可坐去聲以不能知所先後之罪，原其設心猶愛而公視，彼欲求人知以濟一己之私，而後學者不可同日語矣。至其所謂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為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亦曰欲使學者務先存養以為窮理之地耳。而語之未瑩鳥定反，乃似聖人強立此中以為大本，使人以是為準而取中焉，則中者豈聖人之所強立而未發之際，亦豈容學者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但其全章大指則有以切中去聲，今時學者之病，覽者誠能三復而致思焉，亦

可以感悟而興起矣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也？曰：此先明

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形句，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於

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

為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己者，命也。吾之

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朱子曰：天之生此人

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裕菴趙氏曰：天於賦予處，周

流而不已，斯之謂命。人於稟受處，該全而不偏，斯之謂性。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

中庸大全

或問

五

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

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黃氏曰：在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

分耳。○天地而非元亨利貞，不能以行四時生萬物，人而

非仁義禮智，又何以統四端制萬事哉？○北溪陳氏曰：若

就造化論，則天命之大自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

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為元，於時

為春，物之發達為亨，於時為夏，物之成就為利，於時為秋。

物之斂藏為貞，於時為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

定者而言，故謂之正。自其斂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

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

生理之固。人性之大自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

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

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人性之有仁義禮

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真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

蒙引氣以成形如木以爲肝火以爲心金以爲肺水以爲腎土以爲脾此五藏之出於五行者然也又以外體言之大爲目木爲口左耳居東方屬木右耳居西方屬金而鼻則屬土也又通一身而論其得於五行者如吳文正公詩云氣火血脈木骨金毛髮木五行皆有土四物載於肉是也皆氣以成形者也有氣斯有理木之理爲仁火之理爲禮金之理爲義木之理爲智亦各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有所屬也此所謂理亦賦焉者也

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楊韓

子之所云也荀楊韓子論性詳見孟子告子篇集註○宋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北溪

陳氏曰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又曰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不合看又離了不

中庸大全 或問

六

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界分不相亂

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

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

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

扶問反以至於敬長上聲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

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彼列

有別亦道也存疑朱子答胡廣仲曰天命之性只以仁

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

弟之道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愚謂在性中只謂仁率其仁之性而行即爲父子兄弟之道矣在性中只謂義率其義之性而行則爲君臣朋友之道矣此說率性之道最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分曉故予因其言而足其意

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此性與道之大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

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秦醉開落亦皆循其性而

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仁蜂蟻之君臣義豺

中庸大全 或問

七

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莊子天運篇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

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化書曰

蜂有君禮也螻蟻之有君也一卒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

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啞之一

罪無疑與衆戮之○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

孟春之月魚上水獺祭魚○詩傳云雖鳩水鳥今江淮間

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

爲摯而有別摯字與至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爲而亦

豈人之所得爲哉宋子曰性是體道是用道便是裏面做出底道理○問鳥獸亦有知覺但他知

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折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覺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問虎狼蜂蟻之類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而為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

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潛室陳氏曰飛潛動植各一其性而不可換便是幸處若飛者潛之動者植之即是違其性非物之所謂率性矣 脩道之謂

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

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

中庸大全 或問 八

不能不異者是以賢知去聲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

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

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昏蔽其天理錯雜以人欲而

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

乖戾舛尺淡反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

純粹清明以氣言純粹以質言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

在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音扶下同過不及者

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疏之殺所戒反而使之各盡其

情則仁之為教立矣有以別彼列反下同其貴賤之等而使之

各盡其分扶問反則義之為教行矣為之制度文為使之有

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為教得矣為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

別而不差則知去聲下同之為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知

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上聲其人欲之私而

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

所惡去聲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

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而致

中庸大全 或問 九

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

為之也陳氏曰因人生氣質之異而有過不及之差故於性有昏蔽而不能全而所謂道者亦乖戾而

失其本然也聖人清明純粹見理分明故因其性之自然

者為之品節而歸之中使無過不及以為天下後世法使

萬世皆得以通行是謂之教○辨其親疎之殺如為之立

五服自斬衰至總麻之類別其貴賤之等如為之立君臣

上下長幼之序為之制度文為如三千三百之儀輕重疎

密各有等級之不同為之開導禁止如司徒教民以任卹

睦嫻之行及糾民以不孝不弟之刑因其材質之宜制其

取用之節如教人春耕夏耘秋斂冬藏穿牛鼻絡馬首之類

子思以是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始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

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脩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性而去上其所本無音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去聲○新安陳氏曰所固有謂道所本無謂私欲所至難謂異端之空寂所甚易謂吾道之教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為教矣

中庸大全

或問

十

陳氏曰釋氏以空為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為吾真體以天地萬物皆為幻人事都為粗迹盡欲屏除了一歸於真空老氏以無為宗以道為超乎天地形器之外如云道在太極之先却是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箇虛空道理都與人物不相干涉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又曰老氏清虛厭事釋氏屏棄人事世儒或訓詁解析而理不明或詞章綴緝而義不通管商功利之徒雖做得事業亦只是權謀智術之私而非胸中義理去做皆非所謂教矣○西山真氏曰朱子論性道教皆必曰仁義禮智其視佛老以空寂為性以虛無為道管商以刑名功利為教者真妄是非不辨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朱子曰因其所固有謂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

性耳因其所甚易是日用常行合做底道理是不可已者非空守著這一箇物性○新安陳氏曰學問思辨致知之

事也持守推行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

之間而脩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立矣○曰率性脩道之

說不同孰為是邪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

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形句反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

所以得名非指脩為而言也程子曰生之謂性人生而靜

不是性也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又曰天降是於

中庸大全

或問

十一

曰程子說人生而靜以上是人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所謂在天自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程子說物物皆有箇道理即此便是道循性者是循其理之自然○道是性中分派呂氏良心之發以下至安能致是一節亦甚精密但謂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格於形體又為私意小知去聲所撓故與天地不相似而發不去聲並同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後為道則所謂道者又在脩為之後而友由教以得之非復扶又反又也後不及音者宜以子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然發見之意矣田藍

呂氏曰性與天道本無有異但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性於最爾之形體常有私意小智掩乎其間故與天地不相似所發遂至平出入不齊而不中節如使所得於天者不喪則何患乎不中節乎故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則隱羞惡辭遜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隨喜怒哀樂之所發則愛必有差等敬必有節文所感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應也亦輕自斬至總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非出於性之所有安能致是乎○朱子曰只是隨性去皆是道呂氏說以人行道若然則未行之前便不是道乎○潛室陳氏曰呂氏只就人性起蓋不見天地大化故其說性說道說教皆不周普通流通此朱子所以不取

中庸大全 或問

三

似亦皆有呂氏之病也廣平游氏曰天之命萬物者道也而性者具道以生也因其性之固然而無容私焉則道在我矣若出於人為則非道矣○龜山楊氏曰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謂性有不善者誣天也性無不善則不可加損也無俟乎脩焉率之而已至於脩道則程子養之以福脩而求復如之云却似未合子思本文之意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為生養之生却是脩道之謂教也至下文始自云能者養之以福不能取以取禍又曰脩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脩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脩之獨其一條所謂循此脩之各得其分扶問而引舜事以通結之者為得其旨故其門人亦多祖之但所引舜事

或非論語本文之意耳程子曰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黎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朱子曰脩道雖以人事言然其所以脩之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程子以舜事明之○陵陽李氏曰此又自其性之本然者而推言之所引論語雖非本文之意大率以為一循其呂氏所謂先王制禮達之天下傳

中庸大全 或問

三

之後世者得之但其本說率性之道處已失其指而於此又推本之以為率性而行雖已中節而所稟不能無過不及若能心誠求之自然不中不遠但欲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所以又當脩道而立教焉則為太繁復音福而失本文之意耳藍田呂氏曰循性而行無物撓之雖無不中節者然以稟於天者不能無厚薄昏明則應於物者亦不能無小過小不及故品節之斯之謂禮閔子除喪而見孔子之琴而彈之切切而言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三夏除喪而見孔子之琴而彈之侃侃而言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然將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慮其所終稽其所敝則其小過不改本又以時位不同為言似亦不親切也藍田呂氏改本云道之在人有時與位之不同必欲為法於後世不可不備○曰楊氏所論王氏之失如何龜山楊氏曰龜川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使然者可以為命乎以命在我為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為命使人為性此語似無病然亦不須如此說性命

初無一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也曰王氏之言

固為多病然此所云天使我有是者猶曰上帝降衷云爾

豈真以為有或使之者哉其曰在天為命在人為性則程

子亦云而楊氏又自言之蓋無悖於理者今乃指為王氏

之失不惟似同浴而譏裸魯果反程音呈亦近於意有不平而

友為至公之累矣且以率性之道為順性命之理文意亦

不相似若游氏以遁天倍音佩情為非性廣平游氏曰惟皇則天命也若遁天則天命也若遁天倍情則非性矣則又不若楊氏人欲非性之云也龜山楊氏

中庸大全 或問

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

○曰然則呂游楊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深

潛蘊密上止忍反於游稱其穎悟溫厚謂楊不及游而亦每稱

其穎悟謂侯生之言但可隔壁聽今且孰復其言究下革

其意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過此以

往則非後學所敢言也

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

慎乎其不可不睹恐懼乎其不可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

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

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

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不可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

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

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慎

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

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

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平聲也蓋所謂道者

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

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為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

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先則反天地貫徹古今

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去聲失之則

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

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為者而非至性之謂

矣聖人之所脩以為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之君

子之所由以為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三山陳氏曰

中庸大全 或問

五

子必欲存養持守以保全之者正為其不可離而去之如
餓食渴飲之不可無也○新安陳氏曰持守指戒謹恐懼
附說天命之謂性云云此性道教之義也學者知此義
則知道不可須臾離當由教力學以體道全性而求合大
天矣何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由此言之則見道原
於天具於心而見諸日用事物之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本無須臾之離也人其可以須臾離之乎靜而須臾離之
則其體不立而無以為應用之本動而須臾離之則其用
不行而有以累其本體之全吾心吾身吾所受也須臾離
道則身心不淑矣一事一物皆有則也須臾離道則事物
失所矣信乎其不可須臾離也○蒙引或問云循之則治
失之則亂此治亂非就天下國家言治亂也專指其心之
謂理亂則
不理也 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
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則

中庸大全 或問

五

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
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
之所不及聞瞭音了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
敢有須臾之間去聲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
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反形句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
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
力也五子之歌云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曲禮
曰凡為人子者居不主與坐不中席云云聽於無聲
視於無形○宋子曰不見是圖既是不見安得有圖只是
要於未有兆朕無可睹聞時先戒懼耳○聽於無聲視於

無形是照管所不到念慮所不及
處正如防賊相似須要塞其來路 夫音扶既已如此矣則
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
己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
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
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
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况既有是心藏伏
之久則其見形句反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為
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掩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

中庸大全 或問

七

宋子曰隱微顯著未嘗有異豈意於顯而偏於獨哉蓋獨
者至用之源而人所易忽於此而必謹焉則亦無所不謹
矣 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為
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
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
無須臾之間去聲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為去聲已爾顏麟士曰
為已 遏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
二字 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為言以見君子之學
必由此而入也宋子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
陳氏曰此兩節是做工夫處見得聖賢體

道之功甚密。新安陳氏曰：體道者以身任此道，如文、言、所
謂體仁。存疑此兩節，從來人都說作靜而存養，動而省
察，思獨不然。按上言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當戒謹
恐懼也。獨以為靜可乎？下言謹獨，方是隱微處，致察都未
說到見顯處也。槩以為動察可乎？章句只說存養省察，都
無動靜字，何等穩當。看來存養省察二者亦要並行。存養就
要省察，專靠一邊，不得不存養，則此心有時而於逸，存養而
不省察，則此心放逸而不自知。先儒謂存養是主人，省察
是奴僕，正是此意思。此以謹獨為省察，亦是只就隱微一
而言耳。要之學者，百二十時皆須點簡身心，不得一時放過也。
按存養字，本孟子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後人因此
便說箇存養，然孟子之言存心養性，本該動靜也。今用其
言乃專主靜時，可乎？以論語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總註
觀之，其曰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
取舍之分益明。夫終食造次顛沛不違仁，皆謂之存養，則
存養不可以靜言，更明白矣。愚此說在章句或問自明白。

中庸大全 或問

人都不察爾章句云：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
敢忽。夫曰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可見君子戒懼
之功不特在於不睹不聞，或問曰：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
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
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
本然之體也。夫曰當無須臾毫髮之不謹，則又何嘗偏主
不睹不聞言哉。看來兩節人之所以分動靜者，是緣致中
和條章句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
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大本之立，益以固。句差來不知彼
之言，固有所因，豈可緣彼而遂錯認此也。何也？戒懼乎不
睹不聞，則所睹所聞可知也。君子慎獨者，戒懼乎所睹所
聞之初，而在所不睹不聞之內也。必特言者，揭其要以示
人也。章句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兩段是截戒懼
乎不睹不聞以屬致中，截戒慎乎所睹所聞以屬致和。既
欲中截以分屬，則當自靜之終動之始處截，則曰自戒
懼而約之，則曰自謹獨而精之，或者緣止遂以戒懼為靜

大

時工夫謹獨為動時工夫，是不悟傳註立言之
旨，遂將正經大義錯解也。甚矣讀書之難也。曰：諸家之
說皆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即為謹獨之意。子乃分之，以
為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邪？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
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
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
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
不異矣。若其同為一事，則其為言又何必若是之重乎？
音 福邪且此書卒章潛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

中庸大全 或問

五

相首尾 朱子曰：戒懼是未有事時，相在爾室，尚不礙於屋
漏，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時，謹獨使己有形迹了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詩人言語只是大綱，說子思又就裏
而別出這話來，教人又較緊密。○陳氏曰：潛雖伏矣，一節
申明首章戒懼不睹不聞意。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
嘗有不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
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為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程子
終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為形狀，
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謹獨，這是箇持養氣象。曰
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為獨乎？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已
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平

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獨言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也是其語勢自相唱和聲各有血脉理甚分明如曰是兩條者皆為謹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譏而其繁複偏滯而無所當亦甚矣

中庸大全 或問

則便不是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時不戒謹也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知也○陳氏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對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句君子必慎其獨對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句惟其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所以戒慎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惟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所以必慎其獨○曰程子所謂隱微之際若與呂氏改本及游楊氏不同而子一之何邪曰以理言之則三家不若程子之盡以心言之則程子不若三家之密是固若有不同者矣然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理則亦初無異指也合而言之亦何不可之有哉

程子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為顯見所不見聞者

為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啞嚙摘擘而問者以為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而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藍田呂氏曰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誠道之在我猶飲食居處之不可去可去皆外物也誠以為己故不欺其心人心至靈一萌之思善與不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所不與也故慎其獨者知為己而已○廣平游氏曰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知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龜山楊氏曰獨非交物之時有動於中其違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固已瞭然心日之閒矣其為顯見孰加焉雖欲自蔽吾誰欺欺天乎此君子必慎其獨也○問程子舉彈琴殺心處是說人知處言呂游楊氏所說是就己自知處言章句是合二者而言否來子曰有動於中己固先自知亦不能檢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問迹雖未形幾則已動上兩句是程子意人雖不知己獨知之下兩句是游氏意否曰然兩事

中庸大全 或問

只是一理幾既動則己必知之己既知則人必知之○曰他說如何曰呂氏舊本所論道不可離者得之但專以過不及為離道則似未盡耳其論天地之間性與天道一節最其用意深處然經文所指不睹不聞隱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覲於此以求見夫音扶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為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既失其指而所引用不得於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亦非論孟本文之意至謂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

欺感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虛心以求

則庶乎見之是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也豈

不誤之甚哉蓋田呂氏曰率性之謂道則四端之在我者

人倫之在彼者皆吾性命之理受乎天地之中所以立人之道不可須臾離也絕類離倫無意乎君臣父子者過而離乎此者也賊思害義不知有君臣父子者不及而離乎此者也雖過不及有差而皆不可以行於世故曰可離非道也非道者非天地之中而已非天地之中而自謂有道惑也又曰所謂中者性與天道也謂之有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聲形接乎耳目而可以道也必有事焉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古之君子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是其所見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果何物乎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

中庸大全 或問

或問

三

擇中庸而執之隱微之閒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有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虛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朱子曰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耶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為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其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若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於衡是果何理也耶

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

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

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便指

物以為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特日用而不知

耳則是不惟昧於形而上上聲下之別必列而墮於釋氏作

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

得吾既知之則雖猖昌音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為道則其為

害將有不可勝平聲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也龜山楊氏

地之閒執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

中庸大全 或問

或問

三

適而非道則為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也○問龜山言饑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竊謂手持足履未是道乎容恭足容重乃是道也目視耳聽未是道視明聽聰乃是道也或謂不然其說云手之不可履猶足之不可持此是天職率性之謂道只循此自然之理耳不審如何朱子曰不然桀紂亦會手持足履目視耳聽如何便喚做道若便以為道是認欲為道也伊川云夏葛冬裘飲食渴飲若著些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看著些私吝心字○衣食動作只是物物之理乃道將物喚做道則不可且如這箇椅子有四隻脚可以坐此椅之理也若除去一隻脚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就這形而下之器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將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則不可所謂格物便是將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饑而食渴而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飲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

若便謂飲食作息者是道。則不可。與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之類一般。亦是此病。如徐行後長。與疾行先長。都一般。是行只是徐行。後長方是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說只認得行處。便是道。神通妙用。運水搬柴。須是運得。水是搬得。柴是方是。神通妙用。若運得不是。搬得不是。如何是神通妙用。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是和。非只認得這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儒家則須是就這上尋討道理。方是道。龜山云。伊尹之耕於莘野。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樂在是。如此則世之伊尹甚多矣。龜山說話。大槩有此病。附錄黃氏洵饒曰。而實相為體用。即是已發之中。具於不偏不倚之體。未發之中。見於無過不及之用。其變無窮。即中庸而非平常矣。即經也。儻涉微幸。又下一等人。昏蔽錯雜。就本性說。垂危外逆。就所行說。學問思辨。知工夫而益致其持守。行工夫。○曰

中庸大全 或問

呂氏之書。今有二本子。之所謂舊本。則無疑矣。所謂改本。則陳忠肅公所謂程氏明道夫子之言。而為之序者。子於石氏集解。雖嘗辨之。而論者猶或以為非程夫子不能及也。奈何曰。是則愚嘗聞之。劉李二先生矣。舊本者。呂氏太學講堂之初本也。改本者。其後所脩之別本也。陳公之序。蓋為傳者所誤。而失之。及其兄孫幾平聲。叟具以所聞告之。然後自覺其非。則其書已行。而不及改矣。近見胡仁仲所記侯師聖語。亦與此合。蓋幾叟之師楊氏實與呂氏同出。程門師聖。則程子之內弟。而劉李之於幾叟。仁仲之於師

聖又皆親見而親聞之。是豈胸臆私見。口舌浮辨所得。而奪哉。若更以其言考之。則二書詳略。雖或不同。然其語意實相表裏。如人之形貌。昔腴音史。今瘠音夕。而其部位神采。初不異也。豈可不察而遽謂之兩人哉。又况改本厭前之詳。而有意於略。故其詞雖約。而未免反有刻露峭急之病。至於詞義之間。失其本指。則未能改於其舊者。尚多有之。校音教之明道平日之言。平易去聲。從七容。容而自然。精切者。又不翅通作翬。砥音武。夫石音次。之與美玉也。於此而猶

中庸大全 或問

不辨焉。則其於道之淺深。固不問而可知矣。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中和。終之所至。極位。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法聲下。方其未發。渾然在中渾上聲。後凡言渾然音同。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